

回忆

雨中游古城

◆张斯直

深秋的雨,从昨天中午缠到今日,淅淅沥沥没个停。作为许多游客的旅游好去处,忻州古城裹在一片雨雾里,高大的槐树、松树沾着湿漉漉的水汽,枝叶在雾中忽隐忽现。小鸟把翅膀收得紧紧的,伏在树杈间,像是在等雨雾散了,好迎着阳光出来戏耍。

已是深秋,不少忻州人趁着雨天和家人团聚,围着丰盛的饭桌享热闹。可古城里的人潮半点没减——大家裹着雨衣、撑着伞,像潮水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,顺着古城的街道慢慢往中心汇聚。

古城里近两公里的南北大街,该是最热闹的地儿。沉沉的雨帘遮不住街旁建筑的风姿,雨水顺着瓦檐往下淌,落在石板路上溅起白色的小水雾,倒像给古城添了份贺礼。游客们三五成群,摩肩接踵地走在大街上,没人特意问“要去哪”,或许在雨天里这样慢慢走,本身就是目的。

最热闹的要数古城北面不远处的泰山庙古巷。这条巷在南北大街西侧,明清时是忻州最大的钱市,也是主要的商贸集散地,如今成了古城的“名吃一条街”。许是沾了旧日商贸的灵气,即便这绵绵雨天,巷子里的生意依旧火爆——挡不住游客匆匆的脚步,也挡不住他们如火的热情。

想“平步”走进这条古巷可不容易。游客撑着伞、裹着雨衣走到巷口,才发现里头早已挤满了人,只能一边留意脚下,一边顺着人流小心地往里挪,还得防着和对面出来的人碰着。往里走,各种美食挨个撞进眼帘,香味混着瓦檐和雨伞上滴落的水雾气息,往鼻孔里钻,勾着人一直走到西面的泰山庙茶楼广场。

红底黄字的美食招牌下,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,每条队都透着耐心。有的门店前队伍竟有200多人,大家或刷着手机,或闲聊,或静静站着看往来自来人流。“来到忻州古城,我就想吃肉!”穿白上衣、戴眼镜的姑娘跟身边的男朋友念叨。男生皱着眉:“想吃也得等啊,这队不知道要排到啥时候。”姑娘叹口气:“估摸着得一个小时,要不先去看古庙,回头再来?”男生摇摇头:“等一小时就到中午了,那会儿人更多,说不定连队都挤不进来。”想来泰山庙巷吃美食,游客总得学会耐心排队——不然就算揣着钱,也未必能及尝尝上一口,这巷子里的火爆,打这儿就能看明白。

走到泰山庙茶楼戏台广场,人才算松了口气。到这儿,游客们会往南、西、北三个方向散开:爱古建和宗教的,会进泰山庙探寻历史与人文;爱听戏的,就坐在太阳伞下,点杯茶,等着看忻州二人台剧团的演出——每逢周末或节假日,剧团都会在这座戏台固定开演。

缓缓穿过这条东西走向、约300米的泰山庙名吃一条街,像踩着时光的痕迹走进了明清的忻州。数百年前这里人头攒动的模样、买卖人的吆喝声、算盘珠子的脆响、各色美食的香气,都随着眼前的雨滴,一点点浮现出来。原来当年忻商火爆从不是传说,也不是空有其名的摆设,而是实打实的热闹场面——正是这些具体的烟火气,撑起了忻商的美名,让它成了山西晋商里一股强劲的力量,传遍全国。

走着走着,思维总在梦境与现实间打转。眼前的繁华像一朵朵彩霞绽放,明明是真实的场景,却总让人疑心在梦里——我像个借雨雾看景的梦中人,可现实的热闹又一次次提醒:这不是梦,是实实在在的忻州古城。

我总忍不住想:等阴雨过后,阳光乍现时,这里会是怎样的光景?也想跳回明清时候,问问那时的人,能否想到数百年后,这条古巷会这般热闹?

可不管怎么想,眼前的场景都足够让人震撼与兴奋——这份真实的热度,这份属于当下的时刻,本身就足够动人。

我的高中老师们,他们把终身奉献给教育事业,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。我要写写他们,宣扬这种精神,以体现对他们的尊崇和爱戴。

我是在1972年春天入学南茹高中的。当时,从尊胜寺迁来的南茹高中并无独立的校园,只是在原南茹七年制学校的校园内,划出第一排作为高一、高二两个年级各一个班的教室。校长由张启胜兼任。

张启胜老师出身于五台县蒲草沟一个贫苦的家庭,1952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定襄初级师范,后又在省委党校、地委党校、地区教干校进修深造。他身材魁梧,腰板挺直,不苟言笑,正气凛然。在校园里总是昂首挺胸,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,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。他还兼授我们的政治课,每逢上课时,他在讲台上严肃认真,声音富有磁性。把政治课讲得有条有理,学生也都是全神贯注。那时他的家就安在校园里,他便以校为家,把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了工作上。他后来调任县委党校副校长,并被聘为高级讲师,于1993年光荣退休。韩柱成老师是从天和公社联校岗位上调来的,他同样人高马大,却十分和善。同时爱好音乐,经常喜欢摆弄一些乐器。尽管没有亲自给我们代课,但和同学们却很熟悉。他常常主动和同学们打招呼,脸上总是挂满笑容,并不时扶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。

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高爱文老师是南阳村人,原来就是南阳村七年制学校的老师,因为中考时他所带的班级在全公社拔了头筹,升学比例在全县也名列前茅,就被上调为高中教师,和我们一起来到南茹高中。他当时正值“而立之年”,在所有代课的男老师中最为年轻。他身材瘦削,但性格却干脆利落,而且为人正直,做事端正。在我们班50多名学生中,有五分之一是他从南阳学校带过来的,在任用学生干部时,他却有意避嫌,班干部里几乎没有一人是南阳学校的。入学不久,他给我们所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《田野一瞥》,大家感到新颖别致,饶有情趣。他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,对和他有家族、亲戚关系的同学,要求还会更加严格一些。他总结运用教学经验,并不断创新,把更多丰富的知识灌输给学生,犹如点点甘露洒在大家的心田上。尽管他很少流露出笑意,但大家依然感觉和他很亲近。遗憾的是第二个学年,他就被学校派去进修了。后来他担任茹村中学校长、五台职业中学校长。三十多年,他坚守初心,躬耕教坛,潜心育人,呕心沥血,可谓口碑载道,应属无憾人生。

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是刘秀明老师,他是1961年7月从晋北师专毕业,先后在耿镇、五台、天和、刘家庄、陈家庄中学教书。1970年1月调来南茹高中,送走我们这届学生后,他又重回耿镇高中。再后来辗转阳白、沟南等地的学校,最后退休于城关镇联

情怀

满怀深情颂师恩

——致敬我的高中老师们

◆赵建华



校。当年他接任班主任的第一件事,就是听从同学们的建议,主持了学生干部的公选,优化了班干部结构,使得他在学生中更有威信和凝聚力。他那时年龄不到四十岁,但爱穿一件整洁的中式袄褂,加之讲课时慢条斯理、抑扬顿挫的节奏和语调,颇有点老学究的样子,也自有几分威严。尤其让我至今感戴的是,就在当年秋假教师集训时,刘老师推荐我上了业余通讯班,让我走上了从事通讯报道的路径,由此在写作上大有长进,并且终身受益。他有四子一女,均成为不负父母养育之恩的国家公职人员,且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传承优良家风,尽职尽责,报效国家。如今他在县城颐养天年。

我们高中时期,同学们百般珍惜学习机会,刻苦钻研,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营养以充实自己。

数理化三门课程紧密关联,相互支撑,其中,数学是基础。带我们数学课的郑存堂老师,天性聪颖,思维活跃,于尊胜寺初中毕业后,考入太原一中,曾是学校“华罗庚数学小组”组长。1959年又考取西安军事工程学院,后返乡。来南茹高中后,他不仅是我们的数学老师,还是校篮球队的教练。在课堂上,他凭着一支圆规、一把三角尺,深入浅出,循循善诱,把教学方法单一的课题讲得妙趣横生。同时灵活互动,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。在篮球训练场上,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言传身教声色俱厉,球员偶有失误,他也毫不客气,令大家敬畏有加。后来他于1988年荣调太原工业学校,1996年以副教授之职退休重返故里后,继续发挥余热。他还亲自创办了“五台启智私立初中”,在长达六年的岁月里辛勤为家乡培育人才。

教授理化两门课程的韩书海老师,在所有带课老师中年岁较长。他是被五台人称为“城北沟”

的团城村人。他最初毕业于省立国民师范,曾在大同任教。后来又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深造,随后调回五台陈家庄、耿镇中学,又从耿镇中学调来南茹高中。韩老师看上去文质彬彬,温文儒雅,但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,反而和大家亲近了许多。他教学态度极其严谨,尽管那时学校没有化验设备、实验条件,但他苦心积虑,千方百计把晦涩难懂的课程讲得形象生动,引人入胜。后来为了照顾家中妻儿老小,他索性回到家乡任教直至退休。

高春梅老师是整个教师队伍中唯一的女性,她是五台沟南乡永阳村人。1973年8月毕业于忻州师专外语系,被分配到南茹高中任教。那时她才二十多岁,一副风华正茂的样子,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散发出青春的气息。她在课堂上口语流利,发音准确,而且还手书一笔规范的英文字母。我至今还保存着她的在蜡板上刻印的一份英语试题,娟秀的字体清晰可见。平日里,她与同学们和睦相处,暖如春风,颇有大姐风范。后来她调往槐荫中学、沱阳中学,一生教书育人,并取得中学高教职称,于2003年光荣退休。

两年的高中生活,短暂而充实。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,我不仅增长了知识,而且开阔了眼界。坦诚地说,当年老师们学历并不很高,但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,深深地感染和滋润了我,使我走出了懵懂少年,并逐步走向成熟,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虽然时至今日,他们都步入耄耋之年,有的已经离世,但他们的身影却犹在眼前,不曾远去。尽管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然教泽绵长,师恩浩荡。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谆谆教诲,感恩他们的大爱无疆,珍惜余生,活出精彩,努力为母校添彩。